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名 家 推 荐
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

● 程德培 主编

短篇小说

26位名家推荐

林斤澜 铁凝 潘向黎

韩少功 苏童 莫言

红柯 陈希我等

名家年度佳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

名 家 推 荐
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

短篇小说

◎ 程德培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推荐 2004 年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 / 程德培主编。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04

ISBN 7-80681-598-8

I. 名... II. 程...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1734 号

名家推荐 2004 年最具阅读价值短篇小说

主 编：程德培

特约编辑：朱小如

责任编辑：余 同

装帧设计：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0.75

插 页：4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81-598-8/I · 105

定 价：24.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编 者

可以说,没有众多名家的积极参与,这套与众不同的年度选本是不可能诞生的。

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随笔卷、演讲谈话卷、人物印象卷推荐者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帆 评论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光东 评论家 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
东西 作家
古耜 评论家 《海燕·都市美文》主编
白烨 评论家
艾伟 作家
刘长春 作家
刘醒龙 作家
孙甘露 作家
朱小如 评论家
朱增泉 作家

- 何 锐 评论家 《山花》主编
吴义勤 评论家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 玄 作 家
张 生 作 家 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同吾 诗 人 中国诗歌协会秘书长
张 困 评论家
张 柠 评论家
张 陵 评论家 《文艺报》副总编辑
张新颖 评论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燕玲 评论家 《南方文坛》主编
李敬泽 评论家 《人民文学》副主编
汪 政 评论家
陈世旭 作 家 江西省文联主席
陈 村 作 家
宗仁发 评论家 《作家》主编
林建法 评论家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
施战军 评论家
洪治纲 评论家
洪清波 作 家 《当代》编辑部主任
郁元宝 评论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鬼 子 作 家
夏季风 作 家
谈瀛洲 作 家
贾梦玮 评论家 《钟山》杂志副主编
盛子潮 评论家
程永新 作 家 《收获》杂志副主编
程德培 评论家

葛红兵 作家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谢有顺 评论家
韩石山 作家 《山西文学》主编
雷达 评论家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在此,我们向上述各位推荐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 编者
写在前面的话

目录

CONTENTS

按推荐日期先后排列

001 编 者 = 文 写在前面的话

- | | | | | |
|-----|---------|-------------|-------|-----------|
| 001 | 铁 凝 = 文 | 阿拉伯树胶 | | 郜元宝推荐 |
| 014 | 潘向黎 = 文 | 白水青菜 | | 陈世旭、古 邦推荐 |
| 027 | 韩少功 = 文 | 801 室故事 | | 东 西推荐 |
| 037 | 苏 童 = 文 | 私宴 | | 鬼 子、洪治纲推荐 |
| 051 | 红 柯 = 文 | 玫瑰绿洲 | | 贾梦玮推荐 |
| 070 | 卢江良 = 文 | 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 | | 张 柠推荐 |
| 085 | 温亚军 = 文 | 火墙 | | 雷 达推荐 |
| 097 | 戴 来 = 文 | 关系 | | 白 烨推荐 |
| 108 | 陈希我 = 文 | 我疼 | | 谢有顺推荐 |
| 125 | 苏 童 = 文 | 手 | | 林建法推荐 |

- 138 张执浩=文 你能为谁负责 刘醒龙推荐
- 153 林斤澜=文 足谜 何锐推荐
- 159 东 西=文 你不知道她有多美 张燕玲推荐
- 168 哈 金=文 季小姐 张 阖推荐
- 180 李师江=文 刀刃上 谈瀛洲推荐
- 206 杨怡芬=文 金 地 施战军推荐
- 221 莫 言=文 普通话 张新颖推荐
- 247 柳 菡=文 春日里的一顿午饭 夏季风推荐
- 258 艾 伟=文 欢乐颂 李敬泽推荐
- 267 李国文=文 一条悲哀的狗 吴 玄推荐
- 278 麦 家=文 两位富阳姑娘 朱小如推荐
- 292 迟子建=文 蒲草灯 汪 政推荐
- 309 金仁顺=文 爱情诗 程永新推荐
- 323 李约热=文 李壮回家 陈思和推荐

阿拉伯树胶

◎铁 凝

1

暮色苍茫的时候，贾贵庚把手搭上小美的肩膀。

他们并肩坐在县城北侧的黑石头山上，据贾贵庚说，论县城的风景，还要数这儿最美，而且也很清静，少有闲杂人。他们在这儿坐了一个下午，讨论着艺术、哲学和对个人未来的设计。他们讨论得很热烈，很尽情，互相欣赏着彼此的才华，并时不时地停下来，对这县城的闭塞、愚昧发一阵嘲弄。虽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县人，可他们的心气儿，却不知比这个县要高出多少万倍。那时的小美，二十岁刚出头，是县广播局的临时播音员，相貌俊秀，身材也好。因为小的时候跟着在县文化馆工作的父亲学过几天国画，自觉艺术素养远远深厚于他人，县境内的文化名人，全不在她的视野之内。那时的贾贵庚近三十岁了，是县旅游局的一名美工，负责

◎铁
凝
阿
拉
伯
树
胶



书写、描绘进山的路标啊、景点示意图什么的——这县有一片原始次生林。一次县里举办美术训练班，贾贵庚和小美都参加了，两个人就在这个班上熟悉起来。

贾贵庚在男人里算是长得不出众的，他个子在一米五七左右，烟黄脸，肿眼泡儿，头顶上蓬着一堆粗硬而无光泽的乱发，由于吸烟和卫生习惯不好，嘴里的牙齿呈黑黄色。他的装束也不利落，上衣总是过肥过长，下摆每每挡住膝盖，像是以此来有意模糊自己的身体，也使他的个子越发的矮了下去。在结婚的年龄，他遇到了困难，因为以一座县城的标准来衡量，他几乎没有可取之处。他去一些女同事家串门，常常是院还没进，就被院中的狗撵了出来。虽说各家的狗脾气不尽相同，有厉害些的，也有温柔些的，可这些狗对贾贵庚的态度却十分的一致。它们冲他咆哮，冲他龇牙咧嘴，作扑上去撕咬状。逢这时贾贵庚便腿软地往地上一蹲——决不是假装捡石头让狗感受他的威胁，贾贵庚在这方面的小常识远不如一般人，他腿软地蹲下是向狗讨饶的意思。那时他的表情是受到突然惊吓后的失神，和失神状态下的自卑；那过于肥大的上衣下摆就扫到了地上，整个儿人就像被罩在了上衣里，或说整个儿人都仿佛卧在了上衣里。小美见过贾贵庚的这种形态——当贾贵庚向她家的狗乞求饶恕的时候。她从屋里跑出来，呵斥着狗，一边把地上的贾贵庚拉起来，请进家门。她觉得她们家的狗和这个县城的人一样，是有眼无珠的。

贾贵庚的才华和趣味，这县里的人又怎能知道？他们也不配知道。比方当这县里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油画的时候，贾贵庚就已经知道油画是画在画布上的，而画布在被画之前还须涂上一层底料。让小美敬佩的是，贾贵庚不仅知道画布要涂底料，还知道底料是用一种树胶熬制而成。并且他竟然还知道那树胶的名称——那不是一般的树胶啊。贾贵庚对本县几个热爱美术的青年说。

那是什么树胶呢？一个叫久成的青年问。这位久成，当时也正迷恋着绘画。

贾贵庚不看久成，单看着小美的眼睛，稍微顿一頓，说，那叫阿拉伯树胶。

阿拉伯树胶。

久成听见了，小美更听见了。如果饮食有口感的优劣，那么语言也分口感的美丑。她喃喃地重复着阿拉伯树胶，只觉得这几个字在嘴里翻卷滚动，吞吐迂回，文明而又遥远，奇妙而又浪漫。因为它出自贾贵庚之口，贾贵庚顿时也变得文明、奇妙了。小美这样的女孩子，原本就认定自己的趣味高出这县城，一旦有了这想法，就容易在行为举止上特意与他人不同。阿拉伯树胶使贾贵庚不洁的牙齿，蓬乱的头发，委琐的体态都退到了远处。在小美眼里，这不是一个男人的缺陷，反倒是一个天才落拓不羁的表征。她不顾同龄人的白眼，主动接近贾贵庚，并邀他访问她的家庭。一个秋天，县旅游局接待了省里一位来此地写生的著名画家，贾贵庚负责陪同，小美也常伴随前后。贾贵庚借了局里一架相机，即兴为画家拍照片，后来其中一张还被画家选进自己一本画册里。画家进山写生，贾贵庚就坐在画家身后画，结果他得到了画家的称赞。画家肯定了他的写生和造型能力，甚至还夸奖了几句他对颜色的感觉，鼓励他一定要多画。在画家的鼓励之下，贾贵庚兴奋着胆大起来，与画家高谈阔论，论及他喜欢的和被他藐视不顾的一些中外名家。他在说起某些名家的弱点时，言词尖刻，却能切中要害。比方某某某，他举出一个大名人说：他的画猛一看唬人，细琢磨，到处都是别人的影子或者一些外国人的片断，就是没有他自己。他是在用心画画么？我看不是，他是在用一些支离破碎的观念画画。贾贵庚还告诉画家，他在一个游客手里见到过一本《霍克尼论摄影》。贾贵庚说霍克尼作为一个画家能对摄影谈出些不俗的想法，就这一点就让他佩服。可惜他不能从游客手里把那本《霍克尼论摄影》借来……画家有点惊奇，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县城青年实在是有些见解的。他再次鼓励了贾贵庚，再次要他多画，争取能参加省里的画展。这位画家担任着各种大展的评委，他对贾贵庚说，只要他送画，画家一定留意他的作品。贾贵庚激动着觉得自己终于碰见了知音。只是，自从画家走后，贾贵庚就再也没有拿起过画笔。他的那张被画家夸奖过的写生作品，一直挂在旅游局他的单身宿舍里，镜框有点歪，使整个房间都显得不稳定，他也不去把它扶正。



那张歪在墙上的写生，几乎是贾贵庚绘画天才惟一的物质证明了。

不能说贾贵庚不热爱绘画，他缺乏的是行动上的呼应。他的行动总是在一阵阵激情澎湃的思想之后就停滞下来。比方他反复对小美讲起一张画的构思：深秋的玉米地，地头上堆着刚掰下来的玉米。两个妇女背对着观众，正弯着腰、撅着屁股收玉米，姿态非常忘我。陪衬她们的是充满画面的旗帜一样的金黄色玉米叶……贾贵庚陶醉在自己的构思里，小美也受着这构思的感动。但是三年了不见贾贵庚动笔。据他说，总是有一些事情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打断他的行动。比方他抱怨旅游局长分配给他额外的工作：山上的几个新景点要修路，他又不是工程师，局长却要他选出最佳路线，测出这些山路的公里数，数出需要多少层台阶，多少条青石。这一测一数就是大半年。比方这中间他还有过一次不成功的相亲。女方是个颧骨绯红的山里姑娘，牙有点龇，但是很健壮。双方见面的一瞬间贾贵庚甚至有点冲动，女方那种天然的健康让他有种想要啃食的感觉。但那个健康的山里姑娘却没有看上贾贵庚。事后他听说，女方嫌他的手小，于是就连他那国家公务员的身份和每月固定的工资也不顾了。贾贵庚并不恨那个女方，他想，他的手比一般男人是小了些。通常他愿意把手袖在偏长的袖筒里，这使他看上去无所事事而又寒冷，即使在夏天。

现在，在暮色苍茫的黑石头山上，贾贵庚几经犹豫之后把一只手搭上小美的肩膀——他那偏小的手。那手不敢在小美的肩上用力，好像那肩膀是个烫手的馒头。那手就那么半是捂、半是盖，有点躲闪、又仿佛试探地似扶非搭地搁置在小美肩上，直到小美把一直冲前的脸偏向贾贵庚。这是一个信号了，一个不讨厌落在肩上的手，而且还鼓励他继续做些什么的信号。他立刻感觉到了她脸上的温度和她的呼吸，那呼吸有点清苦，像山上一种名叫“黄瓜香”的草的气味儿。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得这么近，他想她一定也能闻见他嘴里的味儿。他觉得自己身上和嘴里的味儿都是难闻的，他屏住呼吸掉开头去，并且收回了搭在小美肩上的那只手。

也许小美闻见了贾贵庚身上脸上难闻的气味，也许她对他的敬

佩足以抵消那些气味对她的搅扰，也许她根本就什么都没有闻见，有些女孩子在有些时刻是能够不顾一切的。但是贾贵庚掉过了脸，缩回了手，并且打岔似的说，你到北京去，学什么都可以，但是切记不要庸俗。像久成，俗，俗不可耐。

小美要去北京发展自己了，这个暮色苍茫的时刻，她坐在黑石头山上是和贾贵庚告别的。当贾贵庚把手从小美肩上缩回来之后，他就花很长时间来奚落那个名叫久成的青年的俗不可耐，好像是久成的俗不可耐打断了小美正在盼望的、他也应该给予的更深的一种情感表示。

2

久成本是这县的一名无业青年，曾经在文化馆的美术短训班学习国画，成绩却一般。后又练习书法，还是不见起色。可是忽然之间久成却在县里出了名，原因是改了思路，他不再用手画画写字，他改用胳肢窝写字或者画画了。他在家门口支起一张桌子，铺上宣纸，自制了加长的毛笔，用胳肢窝夹住笔，就开始了他崭新的艺术实践。他画豺狼虎豹，写些气壮山河的句子，吸引着路人，也引起县电视台的注意。电视台记者拍摄了一段久成用胳肢窝写字的场面，并即兴采访了他。当问及他为什么要用胳肢窝写字时，这久成不假思索地说是因为双手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呀，突然就拿不起笔呀，本人又是那么热爱艺术，一天不写不画恐怕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决心用胳肢窝来延续他的艺术实践，在艺术实践中得到生命的延续。然后他又斩钉截铁地表示：假如他的胳肢窝再出了毛病，他还会用他的下半身——比如腿弯处或脚趾缝儿等部位执笔，将他的艺术进行下去。县电视台播出了记者对久成的采访，又引来了市电视台。原来市电视台要搞一台综艺晚会，久成的胳肢窝写字恰好可以算作其中一个节目。久成被请到市电视台演播厅去搞表演，回到县里就出了大名。他不在家门口支桌子了，到街面上租了间房，挂了个牌子，上写：久成书法绘画艺术研究院。他卖字卖画，有时还被县政府的领导召去见

客。上边来了什么要紧的人，酒足饭饱之后，县长会说，我们这里有个奇人，一会儿叫他来当场献艺。

当贾贵庚还在通往旅游景点的山路上数石头的时候，久成早就被这县的人公认为名画家了。趁热打铁，久成很快又开了个饭馆，来吃饭的人，都能免费得到一张主人以胳膊窝执笔的签名。开业时久成请了很多本县的头面人物，念及曾在一起上过美术短训班，他也请了小美和贾贵庚。他站在门口亲自迎接，和每个人握手——他的手——那据说是再也拿不起笔的充满悲壮意味的手，说康复就又康复了。那一刻小美和贾贵庚望着春风得意的久成，他们可能受到了某种刺激。他们对久成身上这种堕落的小聪明很是不屑，但他们却从这种堕落里看见了自己的没有长进。小美决定离开这恶俗的环境去北京闯一闯，她在北京有个表姐。贾贵庚呢，他的艺术理想他的奋斗目标在这一刻被重新激发出来，他想起省里那位画家，也想起小美对他的多次鼓动，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混下去了。旅游局美工这个位置从来就不是他的生活理想，他的理想决不在这座县城里。他给画家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信，请求到他身边去，到一个真正的艺术环境里去习画。不久他接到回信，画家告诉他，重要的是要多画，不动笔在哪里也是意义不大的。何况你是个有单位的人，更须冷静思考，不能扔下工作就走。贾贵庚读了回信，反而更不冷静了，他给局里写了停薪留职报告，背上行囊，直奔省城而去。

贾贵庚在省城住了五年。最初画家收留了他，让他住在正在装修的画室里。那是一套四居室的单元改造的画室，贾贵庚到来的时候，改造工程刚开始。贾贵庚主动承担了主持工程的任务。所谓主持，就是每天盯一盯装修工人，看看他们有什么零碎需要，缺几号的钉子啦，或者一桶白乳胶什么的，他代替主人给他们买回来。四间居室中有一间无需装修，那是画家的资料库，里边有很多画家收藏的画册，贾贵庚就住这个房间。他很兴奋，因为他立即从诸多画册里发现了一本《霍克尼论摄影》。自此，他便常常手拿这本《霍克尼论摄影》和装修工人聊天。即便不能时时拿在手中，他也要将它摆在众人看得见的地方。他把书往木工案子上一拍，也不管这举动是不是正妨

碍着工人的劳作，就追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外国人。工人们自然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打算知道。在电锯声、斧凿声和水泥、墙砖们混杂在一起的这种室内工地上，贾贵庚的这种做派显得无力而又可笑，只有一种说法能够解释他这行为：他是想告诉他们，虽然目前我们同居一室，可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的精神是与这样的艺术为伍的。但是工人们却并没有因此就高看贾贵庚，特别当他要求和他们搭伙吃饭的时候。

对于贾贵庚的吃饭和生活费，画家有过明确交代，他让保姆把米、面、鸡蛋、食用油什么的给贾贵庚送来，另外每月付给他五百块钱，直到装修结束，算是画家对他在这儿“主持”工程的感谢。画家想得周到而实际，贾贵庚却涨红了脸觉得难以接受，他想这样来自己算什么人呢？画家给了自己这么好的吃住条件，帮画家几个月的小忙还要什么生活费？他坚决不要。画家说，你是需要钱的，在城市里钱就显得更要紧。你画画，总要买颜料、画笔吧，你还吸烟。贾贵庚心虚着却豪迈着语气说：让我家里寄，我妹妹支持我。画家深明就里地笑笑，还是把钱给了贾贵庚。贾贵庚有了生活费，如果每天再用画家提供的米面做饭，就连伙食费也省了。但是前边说过，他是一个懒得动手的人，对钱也并不贪婪。他宁肯顿顿出去吃小馆，把钱都花在吃上。在他睡觉的房间里，米面口袋、篮子里的鸡蛋蒙着厚厚一层锯末和水泥相混杂的粉尘，他看也不看。倒是一个木工看了说，可惜了，这么好的粮食。贾贵庚说，那我就送给你们。工人们每天是要在这画室里烹饪三餐的，他们干活辛苦，装修中的房间又十分脏乱，可他们的烹饪却不马虎，营养、热量搭配得当，哪天烧鱼、哪天炖肉、谁负责采买、谁负责掌勺都有明确分工。贾贵庚奉献了粮食和鸡蛋，就理直气壮地入了工人的伙食。内心里他是有点羡慕他们的，他们是一些有手艺的人，做事一板一眼，明明白白。当他用自己那偏小的手，端起工人在工余时间烧好的饭菜时，或者他也有过瞬间的自惭形秽吧，目前他最不缺少的就是时间，却连给自己做一顿饭的决心都下不了。他的目标在哪里呢？他是来省城学习艺术的，可是他却成了一个闲呆着专等着吃装修工人的蹭饭的人。他有很多机会临摹画家



的作品,跟随画家去画模特儿,但不知为什么他从来也没有动过笔,仿佛总有一个更朦胧、更高远的目标打断着他的动笔,结果是那高远的目标便更加虚无缥缈起来。

3

后来,画室的改造工程结束了,画家又把贾贵庚介绍给一家出版社。因为读了《霍克尼论摄影》,贾贵庚声称自己对摄影情有独钟。他到了这家出版社,暂时算是画册编辑室的临时工。几年之间他就睡在办公室,他对睡觉的环境是很能将就的。他的待人厚道还使他交了几个朋友。他挣的钱是有限的,却动不动就请人吃饭,时间久了,一些朋友的朋友从外地来省城,也找贾贵庚借宿,和他挤在一间办公室。有时候他随编辑出差,有时候他也被派出去做些无关紧要的零活儿。某县为扩大知名度,要印一本宣传本县的图文并茂的旅游手册,出版社承揽了这活儿,贾贵庚负责去拍图片,穿上摄影记者常穿的那种胸前背后缝着无数个口袋的大背心。他的任务是拍摄几个景点和几款当地土特产,一种宫廷肘子啦,一种百年烧鸡啦……就为拍摄这一盘肘子几只烧鸡,贾贵庚白吃白住的那个某县的旅游局,竟拍了两个多月。对方一催,他就说慢工出细活儿。很久以后,贾贵庚回想自己多年来的生,一定会格外仔细地品味这两个多月:他在局招待所住着单间,一日三餐有旅游局的人陪着,被尊称为贾记者。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日子,他的艺术狂想不断在这奢侈的单间里爆发,他那丝毫不逊色于艺术狂想的惰性也更强烈地在这奢侈的单间里蔓延。他经常昏睡不起,早饭要到上午十点才吃。他很想有人分享他这自由而又体面的日子,他开通了房间的长途电话,和北京的小美作了联系。小美还在一个周末,乘高速公路大巴到那个某县看望了一次贾贵庚。

这时的小美已经结婚,她在北京的几年,一直帮表姐经营一间美术用品商店。在这间商店里,小美认识了许多绘画所用的材料,她熟知各种油画画布的底料,她还知道,画家买回阿拉伯树胶自己熬制底

料,那是上世纪中期的事情了。现在的画布底料都是现成的,也还有更多的画布,出售时就是涂以底料制作好了的。她有点不忍把这些告诉贾贵庚,她也没有因此就不再看重贾贵庚。她珍视的当然也不再是阿拉伯树胶,她珍视的是当年他们对文明和浪漫那种纯真的向往。又因为现实的小美是现实的,当年坐在家乡黑石头山上那份带点傻气的浪漫就更像是她的一个久远的收藏了。北京的这间美术用品商店没有让小美忘乎所以地认为自己已经浸润在艺术之中,相反她在这里发现了自己和艺术遥远的距离。她客观地想,从前她其实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她自尊而又明智地接受了隔壁画框商店那个制作画框的青年的追求,两人结婚后小美离开表姐,靠了那青年的技术和维持住的老顾客,他们自己开了间画框店,直接从韩国进料,价位却低于同类店,信誉也好。他们的日子并不富裕,却是平和。

平和的小美和贾贵庚一直通着信息,她以为他真的调到了省级出版社,她以为他的才华和趣味终于被省城所接受。她像个可靠的老朋友那样接受了贾贵庚的邀请,她对他一直存有一种秘密的感激之情:多年以前在黑石头山上她向他告别的时候,如果不是贾贵庚的正派,借着当时的冲动,她差点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有了些人生经验的小美知道,这样正派的男人已经不多了。她顺利到达那个某县,受到贾贵庚的诚挚欢迎。招待所的单间,贾贵庚身上的大背心,摊在桌面的相机、胶卷、反转片等等,都说明着贾贵庚的现状是不错的。吃中饭时,他还闪烁其辞地告诉小美,他本来是被调去画院做专业画家的,但听说那里的画家每年都要配合任务突击作品,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国庆节……都要拿画献礼,他便很厌烦,这不符合他的艺术追求。他高声对小美说着,大口吸着烟,一边噗噗地吐着鸡骨头——这县的被他拍摄过的著名烧鸡的骨头。饭后回到房间,小美要求看看他拍的反转片,他把小美引向窗户,让小美就着阳光看胶片。小美看见了好多张烧鸡和肘子。在观察了小美略感失望的神情后,贾贵庚解释说烧鸡和肘子不过是捎带脚的事,对这里的风景他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构想,只是真的拍摄还需要时间。是的,时间,这是贾贵庚最乐意强调的一个词。